



園翠翳

翡 翠 園

高 琛 改 編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书 章

北 京 宝 文 堂 書 店

一 九 五 九 年 · 北 京

剧照说明：中国评剧院演出《翡翠园》。

翡翠园

*

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书字第064号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统一书号：10070·415 字数27,000 开本787×1092 耗1/32 印张 $1\frac{15}{16}$

195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2,000册

定价(7) 0.20元

1230.22
052

前 記

清代戲曲家朱素臣曾著《十五貫》等名劇，《翡翠園》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它描寫了中國人民傳統的舍己為人高貴的道德品質，富有人民性。評劇本即根據古本《戲曲叢刊》本及前仙霓社昆曲演出本改編。故事如下：

窮書生舒德溥在湖廣教館，年末回南昌，途中見王饅頭賣妻還債，就慷慨幫助，成全了他們夫妻。到家後與其妻及子舒芬烹菜根苦度除夕。

趙媽媽攜女翠兒，駕一小船，穿珠點翠為生，素與舒家同情互助，情誼很厚，翠兒見舒家窮困景況，以承做珠冠价款，慨然資助。

南昌寧王與其爪牙長史麻逢之，搜刮百姓，蓄意叛亂，因圈地修翡翠園，謀取舒家房地，舒不允，乃定計由麻府家人出首誣告盜掘王陵，拘捕舒家父子。王饅頭正在副使衙門當差役，到了舒家才認出舒德溥，知是被誣陷，將舒家父子放走。但舒家房屋被封，翠兒將舒大娘收留在小船上。

舒德溥逃至中途，迂故友盧大浩到京赴任，便將舒芬托囑給盧，自己回副使衙門自首。副使胡世寧發現舒

被誣陷，責打了麻容，反被宁王秦參，將舒德溥定了死罪，發下王府令牌，五更斬首。

翠兒因常在麻府为宁王穿制万寿珠冠，与麻小姐相識，乃进府求情，誰知麻小姐无能为力，她将翠兒留在府中作伴，夜静时翠兒潜入麻逢之的簽押密室內，盜出令牌，由王饅头从監里提出舒德溥，一同逃走。翠兒回船，才知麻府派家人去杀她泄忿，誤将她母亲杀死。翠兒悲憤地携舒大娘到京都南京，在御史盧大浩轎前喊冤。盧將宁王謀反事奏本，盧奉旨巡查江西。翠兒到衙前打听消息，遇見新科狀元游街，即是舒芬，相認后将舒大娘接來，王饅头与舒德溥也赶到了。宁王畏罪死，盧大浩押解麻逢之麻容回京，判处死罪。翠兒与舒芬結成了姻緣，一家团聚。

改編者

人 物

舒德溥	王饒头	王 妻	老 客
舒大娘	舒 芬	麻 容	二家将
赵媽媽	赵鞏兒	麻長史	侍 女
众差役	差役甲	胡世宁	差 官
四龙套	盧大浩	四青袍	小差人

第一場 行路、贖妻

風雪長亭、舒德溥上。

舒德溥 好大的雪！（唱）

漫天風雪把路趲，
襤褸衣裳不耐寒。
在湖廣教讀一年整，
帶回銀兩度殘年。
心念家乡妻兒苦，
恨不能一步到家園。

內 （哭声）啊？

舒德溥 （唱）耳听得哭声甚悽慘，
他三人因何事苦苦糾纏？

王馒头、王妻、老客上。

王馒头 妻呀，我王馒头对不起你呀……

王 妻 夫啊！你卖了为妻还债，怎不想数载夫妻，一双儿女，你……你于心何忍啊……

老 客 唉！你们这还有完没完啊？

王馒头 客官你容我们分别分别啊！

老 客 银子过清了，人就是我的了，三十两银子买你这么个丑婆娘，我都认倒霉了。你们还这么难割难舍地，真教人不耐烦！快走！快走！

王馒头 我王馒头可算个什么人啊！（大哭。）

王 妻 夫啊！（抱头大哭。）

老 客 走吧！走吧！（扯王妻。）

舒德溥 这位客官，你扯住这位娘子为了何事啊？

老 客 哎！你过路之人少管闲事！

王馒头 说什么少管闲事！有道是惻隐之心人皆有之，看他夫妻哭得可怜，你就放他们去吧！

老 客 噢！你真是个书呆子，我好好地扯她干什么？我是用银子买的人，两相情愿的。

王馒头 这位相公，是不关他的事，是两相情愿的。

舒德溥 既是情愿，为何悲泣啊？

王馒头 相公啊！（唱）

念小人王馒头家在南昌，

舒德溥 那有名叫馒头的？

王馒头 从小学了个蒸馒头的手艺，人家就叫我王馒头。

头。

舒德溥 原来如此，你講吧！

王馒头 (唱) 投亲不過大病一場，
借了急債本利三十兩，
打罵追逼无有法據，
无奈何賣妻还了債賬，
夫妻分別痛断肝腸。

王 妻 (唱) 这一位好心的相公你听奴講，
我有那三歲的女兒周岁的小兒郎，
我夫妻共甘苦何等恩愛，
眼睁睁夫妻母子各在一方。

舒德溥 呀！(唱)
听他言教我好心伤，
可怜他恩愛夫妻如此下場。
自古道見义不为非君子，
誰无有妻室誰无有兒郎？
人到难中援手助，
能相帮处且相帮。

那一客官，看他夫妻分別，甚是可怜，适才听你之言，买这妇人也有悔意，卑人代还了三十兩紋銀，还他妻子，叫他夫妻团聚，你意如何？

老 客 我本来上了中人的当了，你替他贖妻倒行，可是一样，三十兩不行！

舒德溥 却是为何？

老 客 我剛才還給了中人二兩呢。

舒德溥 哦，共合三十二兩？好，好，這是三十兩，這是散碎紋銀，一兩八錢有餘，這裡銅錢兩串。

老 客 難得有你這樣的好人，算了，我算白張羅一回，去吧！（下。）

王饅頭 哎呀恩人啊！
王 妻

王 妻 （唱）感謝你陌路相逢解囊相助，
成全我夫妻子女一家人，

王饅頭 （唱）生當銜環死當結草，
殺身難報你的大恩。（同跪。）

舒德溥 快快請起！

王饅頭 天也晚了，到我們草房里住一夜明天再趕路
吧！

舒德溥 歸家心急，趕路要緊。你們好好回家，我去了。（下。）

王 妻 哎呀……（哭。）

王饅頭 別哭啦，唉，哪有这样的\\好人！將來一定要報答他。哎呀，糟了！糟了！

王 妻 怎么？

王饅頭 咱們忘了問他姓什么叫什么啦！

王 妻 哎呀，是哭昏了，怎么好呢！

王饅頭 喂！客官，客官！

王 妻 走遠了！

王馒头 叫不应了！咱回去吧！（同下。）

第二場 挖菜、守岁

二幕外，舒大娘、舒芬上。

舒大娘 （唱）忍飢受寒把岁月挨，

盼丈夫盼到除夕不見归来。

舒 芬 （唱）王陵前拾取枯枝挖掘苦菜，

怎忍見母亲淚滿腮。

母亲，快走吧！

麻容，二家将上。

麻 容 兴修翡翠園，日日不得閒。走哇！

舒 芬 母亲，那麻府的大叔来了！

舒大娘 躲避不及，只好上前相見。啊，麻府大叔。

麻 容 哦，是舒家的母子二人，不在家里守岁，到王陵上来作什么？

舒大娘 我家官人湖广教館，至今未回，家中少柴无米，帶領孩兒拾些枯枝，挖些苦菜，也好过年哪！

麻 容 你們这个日子可过坏了！这苦菜根也吃得嗎？我告訴你，将来这地方要給宁王府修造翡翠園了，你們要吃苦菜趁早吃，以后就没有了！哈哈，这个小穷家孩子，見了人都不懂得叫一声，嘿嘿，走吧！（与二家将下。）

舒 芬 真真豈有此理！

舒大娘 唉，富貴之家从来如此，不去理他，随娘回去吧！（唱）

听爆竹声声天色昏晚，

烹苦菜挨过这苦新年。

开二幕，舒大娘与舒芬进門。

舒德溥（上，唱）

回故乡怕被乡亲見，

低头赶到家門前。

开門来！

舒 芬（开門）呀，爹爹回来了！

舒大娘 官人，你……你回来了！

舒德溥 娘子在家可好？

舒大娘 我倒好。官人你也好？

舒德溥 我好，我好！兒啊！你的詩書也有了長进了吧？

舒 芬 孩兒發奮攻書，不敢懶惰。

舒大娘 官人，家中柴米全无，在这年根岁底，又无处求借。但盼官人你回来，这一年在外教館，得了多少銀兩，快快拿了出來，买些柴米，一家人也好度岁。

舒德溥 这……

舒大娘 你我的孩兒終朝勤學，不得溫飽，你看他是这样的黃瘦啊！

舒德溥 唉！（背唱）

整年里离乡背井奔吃穿，

見妻兒黃瘦甚是可怜，
眼巴巴盼到除夕晚，
怎奈這囊里空空我有話難言。

唉——

舒大娘 官人為何長嘆啊？

舒德溥 娘子！（唱）

咱一家雖貧寒倒能團聚，
我路途中見一苦事叫人心酸。
王饅頭賣妻還急債，
夫妻們抱頭悲痛，分別在頃刻間。

舒大娘 他夫妻可有子女？

舒德溥 他子女幼小，尚在懷抱呢。

舒大娘 （唱）君子仗義應救人危難，

哪能夠袖手一旁觀。

官人，你可曾幫助于他？

舒德溥 娘子說哪里話來！我教館一年只得三十餘兩紋銀。若是成全了他們夫妻，回得家來，不要說娘子見怪，就是孩兒他也要道我的不是了。娘子當真那樣賢德么？

舒大娘 哎！听你之言，難道我竟是個不賢德的？你成全人家夫妻骨肉，也是應當的。

舒 芬 是啊！

舒德溥 娘子！你此話當真？

舒大娘 當真。

舒德溥 果然？

舒大娘 哪个哄你不成！

舒德溥 哎呀娘子啊！（唱）

娘子果然是賢德妇，

来，来，来卑人对你吐实言，

我把那三十两紋銀傾囊相助，

两手空空我回了家園。

舒大娘 哦——（背唱）

苦盼望他回家度殘岁，

原来是一竿的辛苦把他人成全。

教人危急是好事，

但只是一家人无有吃穿。

舒德溥 （唱）妻啊，是我累你受貧苦，

教我于心何忍好羞慚。（跪。）

舒大娘 （急扶起，唱）

你仗义之情我情願，

且喜得一家团聚受苦也心甘。

舒 芬 爹爹不必憂慮，孩兒与母亲在王陵挖来的苦
菜，将它烹好，一家充飢。

舒德溥 哦，还有苦菜？

舒 芬 正是。

舒德溥 好，好，妻賢子又孝，苦菜也香甜。来呀！

（同下。）

第三場 拜年、謀房

二幕外。趙媽媽上。

趙媽媽 走哇！（唱）

穿珠點翠輩輩傳，

到處為家一小船。

誰不夸趙翠花娘兒倆手藝好，

任憑他相府侯門都有人緣。

雖說是在外邊拋頭露面，

忙忙碌碌不缺吃穿。

來到河邊把女兒喚，

打扮整齊跟我去拜年。

翠兒！翠兒！

趙翠兒（上，唱）飄泊生涯風霜經慣，

穿珠點翠日日不閒。

小船里剛把新衣換，

歡歡喜喜過新年。

娘啊！您回來啦？

趙媽媽 回來啦！翠兒啊，真是新年新喜事啊，又來了

好買賣啦！

趙翠兒 什麼買賣？

趙媽媽 我剛到麻府去，麻長史老爺吩咐下來，要穿一

頂萬壽珠冠。給寧王爺上壽，說好了今天就動手！

趙翠兒 娘啊，那可不行！今天是年初一，哪行哪止不歇一天啊，明天再去。

趙媽媽 好閨女，你哪知道，麻長史限咱們正月二十就得穿好，加倍給工錢呢！

趙翠兒 又是錢，錢！

趙媽媽 銀錢銀錢，靠它吃穿，不提錢還行？再一說麻府財大勢大，咱也不敢得罪人家。

趙翠兒 那怎么办呢？走吧！

趙媽媽 不忙，還有一件事，咱們這只小船，一向停在河邊，總是託舒大娘給照看，今天該去拜個年啊！

趙翠兒 就這麼兩手空空地去啊？

趙媽媽 啊，可不是就這麼去嗎！咱不會多說幾句道謝的話！走吧！——舒大娘！

開二幕，舒大娘、舒德溥、舒芬上。

舒大娘 是哪個？

趙媽媽 是我。

舒德溥 原來是趙媽媽和翠娘來了，里面請坐。

趙翠兒 舒大娘，舟泊河下。

趙媽媽 對啦，船停在河下。

趙翠兒 常蒙大娘照看。

趙媽媽 常讓你費心。

趙翠兒 特來拜謝。

趙媽媽 對啦，給您拜年來啦！

舒大娘 媽媽翠娘說哪里話來，這些小事，何足言謝。

趙媽媽 舒相公和小官人都沒出去拜年啊？

舒德溥 今日新正，已帶領我兒同到學宮拜過聖人。

趙媽媽 讀書人拜聖人，象我們只好拜拜財神爺，多給攬點穿珠點翠的買賣。

众 取笑了！

趙媽媽 舒官人在外教館，直到年底才回，這一年得了多少束修銀兩啊？

舒德溥 這——唉，慚愧。

舒大娘 (以手示意)官人……(擺手。)

趙媽媽 喲，這一家子要說不說的怎么回事兒？

趙翠兒 娘，你別忙，咱問問小官人，小官人，你這兒來！

舒 芬 姐姐何事？

趙翠兒 你們過年過得好嗎？

舒 芬 姐姐！(唱)

我爹爹攜帶銀兩把家還，

見一人賣妻還債甚可憐，

我爹爹仗義動了憐念，

傾囊相助把夫妻成全。

趙媽媽 成全人家夫妻，這可是好事，可是你們怎么過的年啊？

舒 芬 (唱)說出口來叫人腴腆，

烹食苦菜過的新年。

赵翠兒 呀！（唱）

难得他热心腸救人危难，
这样的好心人反受飢寒，
常言說人到难处拉一把，
雪里送炭是当然。

娘，您这兒来！

赵媽媽 翠兒，什么事？

赵翠兒 麻府穿珠冠給您定錢没有？

赵媽媽 給了五兩銀子，你問它干嘛？

赵翠兒 娘啊！您看舒家官人夫妇，自己一家吃苦菜过
年，咱該帮帮他們呀！

赵媽媽 行！咱們等會兒回船去給他們称二升米送来。

赵翠兒 嘖！嘖！这么小器！就把那五兩銀子拿來送給
大娘吧！

赵媽媽 哎哟，到了你那兒，銀子都成了土塊啦？說我
小器？我攢下錢不是給你呀，五兩五兩地送人？

哦，我明白啦，你一定是瞧上他家的小官人啦？

赵翠兒 自己的女兒，亏你講出这样話来！

赵媽媽 得，得，別生气，不是就不是。随你！行了
吧？

赵翠兒 舒官人，舒大娘，我們这兒剛領了麻府定銀五
兩，送給你們过上几日吧！

舒德薄
舒大娘 哎呀，这如何使得！